

梵文典序

章炳麟

佛典自東漢初有譯錄。至晉宋漸彰，猶多皮傳，流支真諦，術語稍密。及唐玄奘義淨諸師所述，始嚴栗合其本書，蓋定文若斯之難也。宋初施護惟淨，亦轉譯大乘經論，無慮數十。宋子京與二師時代相接，顧疑方等般若諸部，並由此方偽造，其源出於老莊，何其妄也？雖然，譯述之不善，誠足使人疑殆。當漢世安世高支婁迦讖等，已譯華嚴寶積彌若之篇，（支婁迦讖譯兜沙經一卷，即華嚴中品目，又譯道行般若經十卷，即般若中品目；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，即寶積中品目。世謂漢時無譯大乘者，其言甚妄，龍藏現

附錄上第二頁

存，盍往檢之。）其人既出安息月氏，於梵漢語言則兩闕。漢朝儒先，經術雖通明，獨短哲學，斯筆受者亦拙，名身尚疏，何有於持論；故於全部，特抽數卷譯之，而其文近於論語孝經。及魏晉間，士大夫喜老莊，言談始利。老莊於釋典，其術語誠弗能密切，然略相近；則僧肇道安諸師，又往往傳以清言。然觀童受所譯智度中百十二門莊嚴成實諸論，其本文固弗取道家，反覆徵詰，能如其意。特疏家或以老莊相傳，故前有成玄英之疑，（見慈恩傳。）後有宋子英之惑，然則論次梵文，蓋其要哉。夫求大義者，慮弗能離訓詁，內典之有翻譯名義，猶儒書之有說文爾雅也。唐人說悉曇者，多至百餘家，今皆晦蝕不可見。始湛然著輔行傳，已多支離，及宋世法雲選翻譯名義集，譌舛尚多。余每恨非公不爲斯錄，而令疏牒者皮傳爲之也。廣州曼殊比丘既憂

附錄上第三頁

之，乃述梵文典八卷，余既觀其諦且密也。私謂內典所論，四無礙解，故非一途，於言音展轉訓釋總持自在，斯名詞無礙解，則音義釋文是也；於能詮總持自在，斯名法無礙解，則文法句度是也。往者震旦所釋，多局於文身名身，而句身無專書，欲知梵語，則不可不尋文法。曼殊比丘，於此既發露頭角，余願其殼而充之也。抑大乘經論，以般若瑜伽二宗爲上，其於外道六師，非直相攻，蓋攝取者多矣。六師雖偏執，其深細遠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上，惟獨逸諸哲，庶幾游於其藩。不窺六師之書，不知大乘所以闊遠。吾土所譯，獨僧佉有金七十論，韓世師有十句義耳。前者諸師有憂波尼沙陀，後此商羯邏有吠檀多哲學，皆闕不傳。大乘孤行，無外道與之相校，則辯論廢而義漸微。曼殊比丘既知梵語，他日益進而譯諸師之說，以與大乘相輔，余又願其殼而充之。

附錄上第四頁

也。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，震旦優婆塞章炳麟序。

梵文典序

劉師培

曼殊作梵文典成，而索序於余。余思支那天竺，古稱名邦，而漢民東遷以前，則相依若唇齒。觀草昧之初，以因提名紀，因提則印第之殊文；而佉倫求樂，軒轅西巡，均由大夏之墟，涉身毒之壤。故漢土語言，多導源梵語，如丘爲崑崙墟，其字從北，從人在丘南會意，此卽天竺之遺言。旁逮神名地名，亦同音異字，或由聲轉，或由語訛。然循音以求，可審漢語所從來，以考其得名之始。特漢民宅夏以還，言容貴止，崇歛音而賤侈音，故歌麻二部之聲，鮮傳於中土，而漢民之語，遂與天竺相遠。加以蒼頡造文，其書下行，與梵書左行相異。由是漢字主形，

附錄上第六頁

梵字主音；主音之字，立音爲綱，以音統義，故釋教既昌以後，亦兼崇法音。華嚴經云：“各以一切音聲海，普出無盡妙言詞。”（普賢菩薩偈。）維摩經云：“佛以一音演說法，衆生隨類各得解。”蓋人自有身，咸具六根，惟此耳根，具足圓通。耳根緣境，音聲以生，故無量法門，音聲爲上。昔如來出廣長舌，說三藏十二部經；而觀自在菩薩，以耳根圓通，成等正覺，得大自在。又佛經言：“昔目犍連欲窮佛音，盡其神力，歷恆河沙，至一佛國，彼佛語連：‘佛音無盡，非爾可窮。’”蓋世尊普教，首崇說法，一切妙法，均由聞入；聲音既達，道無障闕，故山河雖隔，音義可通。若漢土之文，雖形聲並重，言字音區部，古無專書。鄭許詁經，始爲譬况之語，以正音讀。魏儒孫炎，創爲翻語，蓋直音之用有盡，反切之用無窮。反切之法，合二字以求

附錄上第七頁

一音，上字定位，必與本字爲雙聲，下字定音，必與本字爲疊韻。後儒說經，遞相承襲，惟兩字雙聲，必係同母，而中土前儒，未有字母之譜。至佛典西來，競相譯述，所傳字母，以婆藍摩爲最先，字母之數，四十七言；而華嚴字母，則數僅達四十。以迄有唐，沙門神拱，列圖爲三，一爲四聲，一爲五音，一爲九弄。而唐僧守溫，複製三十六言，以梵音之法，括中土之音，審聲辨似，各歸其紐，而等韻之學，得所折衷。近代巨儒，或斥字母爲夷學，侈言雙聲，羞言字母，不知字母既立，定位分等，斯得統歸；而清濁輕重，高下疾徐，若網在綱，秩然不紊：此梵文有裨中土者一也。名家者流，侈言空辯，秦漢以降，辯學多淪。及鳩摩羅什播象教於西秦，遂開三論之宗；而三論之書，隱寓因明之律，學士大夫，多崇其學，承魏晉清言之緒，以大暢玄風。由是辨

名析理，遞起義端，偶持一義，反覆辯詰，言必遵則，而論理之學日昌。嗣達摩南游，遂啓禪宗之派。唐代高僧，承曹溪之緒，機鋒迅捷，辯難多方，以寓言見真理。及玄奘西歸，法相之書，遂輸中土；而窺基諸師，兼闡因明之說，三支之法，自是大明。用以正名，則考言類物，名實昭明；用以持論，則出入離合，語不違宗，剖析纖微，無微弗入。非惟推理之妙用，抑亦修詞之導師：此梵文有裨中土者二也。惟是梵言東輸，匪譯莫達，晉書鳩摩羅什傳，謂其“通辨夏言，尋覓舊經，多有乖謬，不與梵本相應。姚興執舊經，羅什持梵本，互相考較，若新文異舊，咸會于理義。”是譯文訛異，自晉已然。蓋由漢魏兩晉之間，譯經高僧，多出三十六國。彼取天竺之籍，譯以西域之文，復據西域之文，譯以中邦之字。語經重譯，輾轉相傳，加以詞多藻飾，落實取

附錄上第九頁

華，致與故書迥異。及玄辨通習梵言，研機覩奧，于舊譯之經，重經更定，名曰斷彫從朴；而新譯舊譯，非惟文字迥殊，即義旨亦生差別，是猶六經有今文古文之異也。生其後者，非以梵文爲據，孰能溯厥本源，以判其得失？然元應慧苑之流，雖爲衆經作音義，僅徵漢籍，鮮引梵言，惟廣擷佚書，可資掇拾。至于宋代，翻譯名義集諸作，始有專書，然亦僅釋名詞，未標詞例。時梵語諸書，存者尙衆，通志所列，卷目頻繁。及宋代以降，亦復湮沒不彰，惟梵文經典，猶存于關西雁塔。近代回部肇禍，盡付劫灰，不可謂非學術之厄矣。惟梵語失傳，故菩提薩埵，本係二名，俗言誤合爲一詞，而菩薩遂爲衆神之號。觀世音三字，即觀自在之異稱，俗言省稱爲觀音，而觀音遂侷女神之列。略舉二例，餘可推求。今曼殊作此書，椎輪筆路，已啓其先。用此例以誦佛

附錄上第十頁

書，凡天地人物之名，均可卽音以求義。若譯文失其本真，亦可參互考覈，以訂異同，此則徵實之學也。况舍衛遺墟，多中土未譯之經，儻曼殊有志西行，縱覽鷲嶺龍庭之盛，校理遺經，踵事譯述；使法音流布，橫偏十方，西土光明，廣昭震旦，則此書特其權輿耳。故舉梵文關於中土者，備著於篇，且以堅曼殊之志。儀徵劉申叔序於扶桑旅次。

梵文典偈

何震

佛說一切法，聚十方僧衆，運此廣長舌，說無盡妙言。一佛一舌一音，以爲一切語言海，試從聲聞參正覺，普放光明證自在。弟子何震拜題。

初步梵文典序

章炳麟

佛典自東漢初有譯錄。自晉宋漸彰，猶多皮傅，留支真諦，術語稍密。及唐玄奘義淨諸師所述，始嚴栗合其本書，蓋定文若斯之難也。宋初施護惟淨，亦轉譯大乘經論，無慮數十。宋子京與二師時代相接，顧疑方等般若諸部，並由此方偽造，其源出于老莊，誠妄。要之譯述不善，使人疑殆。當漢世安世高支婁迦讖等，已譯華嚴寶積般若之篇，（支婁迦讖譯兜沙經一卷，即華嚴中品目，又譯道行般若經十卷，即般若中品目；安世高譯佛說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一卷，即寶積中品目。世謂漢時無譯大乘者，其言甚妄，龍藏見存，盍往檢之。）其人

附錄上第十三頁

既出安息月氏，於梵漢語則兩闕。漢朝儒先，經術雖通明，獨短哲學，斯筆授者亦拙，名身尚疏，何有於持論；故於全部，特抽數卷譯之，而其文近於論語孝經。及晉宋間，士大夫喜老莊，言談始利。老莊於釋典，其術語誠弗能密切，時有相似；則僧肇道安諸師，又往往傳以清言。然觀童受所譯智度中百十二門華嚴成實諸論，其本文固弗取道家，反覆徵詰，能如其意。疏家或以老莊相傳，故前有成世英之疑，（見慈恩傳。）後有宋子京之感，然則論次梵文，蓋其要哉。夫求大義者，慮弗能離訓詁，內與之有翻譯名義，若儒書有說文爾雅也。唐人說悉曇者，多至百餘家，今皆晦蝕不可見。始湛然著輔行傳，已多支離，及宋世法雲撰翻譯名義集，譌舛尚衆。余每恨樊公不爲斯錄，而令疎物者皮傳爲之也。廣州曼殊比丘既憂之，聞英人馬格斯牟邏，園林斯

附錄上第十四頁

輩，皆有梵語釋，文雖簡略不能盡大乘義，然於名相切合不鑿；乃刪次其書，爲初步梵文典四卷，余亦以爲可覽觀也。私謂內典所論，四無礙解，故非一途，於言音展轉訓釋總持自在，斯名詞無礙解，音義釋文是也；於能詮總持自在，斯名法無礙解，文法句度是也。往者震旦所釋，多局於文身名身，而句身無專書，欲知梵語，必將尋文法。曼殊比丘既發露頭角，幸設充之，得令成就矣。抑大乘經論，以般若瑜伽二宗爲上，其於外道六師，非直相攻，蓋攝取者亦多矣。六師雖偏執，其深細遠在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上，惟獨逸諸哲，庶幾游於其藩。不窺六師之書，不知大乘所以闊遠。吾土所譯，獨僧佉有金七十論，鞞世師有十句義耳。前者諸師有優波尼沙陀，後此商羯邏有吠檀多哲學，皆闕不傳。大乘孤行，無外道與之校，則辯論廢而義漸微。曼殊比丘既知梵語，異

附錄上第十五頁

日益進以譯諸師之說，得與大乘相夾輔，亦幸自厲，
無安肆逐浮名咄咄而已。章炳麟序。

曼殊畫譜序

河合氏

月離中天雲逐風

雁影淒涼落照中

(吾が兒は此景を畫きて獨り多し)

我望東海寄歸信

兒到靈山第幾重

(兒は嘗て靈山に衲を振る圖を作り
たり)

吾が兒は少にして聰明せざりて、兼ねて疾病多し、性畫を癖愛し。且つ遠遊を好む、早歳にして家を出で、相に見ざるもの十餘年あり。指を弾きて吾が兒は年二十四なり。去夏始めて單を卷きて、東に來りて、余に省ることを得。適余は郷に居りて、